

武甯縣志卷之三十

武甯縣知縣粵東何慶朝纂



藝文記

宋

武甯浮橋記

學士程 秘休甯人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評事知武甯趙君遺書予曰某泣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滙彭蠡以入於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廢不治者今七年邑人屢請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稽日累月積迺度財授工凡為梁舟五十二藉版八十四丈治鉄纜二千尺有奇始仲春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咸曰其析木天津乎抑精衛填海乎吾氓不知也雖然橋成易也然不保其不壞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一

四百九十四

壞而修修而久而又壞又修吾置田八十八晦營室十有一楹課其所入為修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也子其為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壒未暇也適同年倪君瑀過曰吾將為縣也子嘗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倪莞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辟易監司郡守皆賢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今日吏道之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鉏強而擁穉則治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子之才雋而敏子之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決不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跡其橋俾勿壞皆子所優為者趙君得其代矣甯止為此邦喜耶予又竊聞之古之聖人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道路之不通是亦可矣

而智又生焉於是而有橋故津梁道路皆古人爲政之經徒
枉輿梁月有定令今之爲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爲不
急先王之政荒矣而况如孟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
爲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令令亦宅生於守耳寬則令可以
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世之不因寬而立不因急而弛者幾
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建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
之將不止一橋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盧侍郎廟記

楊三益 邑人

武甯涉修江而南十里有神祠焉蓋五代江南李氏守邊之
臣盧侯儔之廟也侯武甯人也受正議大夫知制誥兵部侍
郎當五代時李氏有吳馬氏有楚而武甯地乃吳楚犬牙相
入處兩氏疆場一彼一此各置屯戍以自守侯爲李氏守國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二

五百五十八

西陲始招流民興水利闢曠土以爲田而耕之資以贍軍禦
敵故武甯多侯之所興按其遺跡南自嚴陽龍湫合茗州之
水道之北入修江者派而爲三其東翳爲麻畚陂入磨源以
達官墩下村其中自大洋過小沙田以達於百丁龍潭其西
自社木陂醜於程陂沙傍櫟林以及黃岡瓦窰窟楊浦陂堰
溝澮大小無慮百數溉田萬餘頃轉磨磴數十區由五代至
今二百餘年民蒙其利乃俎豆之光其祠廟而以其子配水
旱疾癘有禱必應焉昔先王之典有功於民則祀之侯於武
甯可謂有功矣然事獨不列於史氏余觀五代干戈之際一
時君臣相與爭戰而至於殺人盈城盈野何可勝數求其能
爲斯民興養生之利而澤被後世千百不一見焉始終五十
年間其爲君而以均田爲王政之始者惟一周世宗爲臣而

知阜民豐財以實倉庫者惟一王樸然其所植立猶不足稱賢於當世李以區吳偷息一方而艾兵鄰國如查文徽之取關邊鎬之破楚皆以智爭力奪而計勝之侯於此時獨以民庸爲先務悶然若不快人意宜湯悅龔穎之流之所不書也及藝祖受禪天下四方僭叛之國次第削平昔之以智力相雄者泯滅無聞而侯之功民到於今猶思之自建祠以來行祠離館幾遍艾邑之境豈非公論之在人心終不泯乎廟東百步有院曰延慶侯爲李氏祈福所建命僧妙隆者居之且施田以給其徒院故有祠今祠居院西邊故俗號曰西殿主僧師業欲立碑記侯之功久矣里人周友松來謁予記許作未就久之友人周友賢又謂予曰侯有功於世不可不記余旣嘉侯生能利民而其沒也能惠澤於無窮廟而祀之實合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四十七

先王之法故爲之敘其巔末俾刻名於字下以慰鄉民之思且以答侯之貺云

按盧氏譜文載嘉定十二年武甯進士嚴檜學諭胡玠等呈稱尙書盧儔字世美四都人爲南唐李氏守邊之將屯兵武甯南岸望城岡興水利灌田畝至今民賴其賜沒後立廟南鄉四十三都凡旱澇疾疫禱之輒應岳州教授楊三益撰有廟記尙書生死有功武甯請立廟號嘉定十四年敕賜英顯廟又據盧譜世系云儔自范陽遷武甯敕封兵部尙書生子絳舊志以廟屬唐將軍絳者固誤卽楊記以儔爲武甯人亦不確儔之屯田戍軍在武甯南唐旣覆遂家於此自可信者楊君之云或亦因其訛傳附會而姑循之也但南唐盧絳厯沿江軍馬監押嘗敗吳越兵於海

門且拒宋師見於傳甚著又有白衣婦人軼事載在南昌縣志絳爲南昌人而武甯盧絳又稱南唐將軍似難稽實大抵姓名相同時地不一世遠事湮傳記互異無可徵信特武甯之絳舊志碑譜記載詳明其源流實有足據耳

岳忠武王像記

邑令張子仁

嘉定癸未秋初筮仕豫甯謁祀諸廟環視繪堵間有魁然其容端坐於上者駭而問焉祝曰是忠武岳王遺像也肅然禮拜徘徊久之不數日巡行村落見甯邑環萬山中田壤狹隘而生齒極繁喜問故老咸舉手加額曰昔在紹興初有叛將李姓者巢穴我井里溪壑我蓋藏邛墟我室廬膏血我骨月勢方危若累卵王提師由郢來壓境三十里澗水暴漲叛衆方需渡謂神兵自天而下倉皇宵遁由是不鳴一桴不施一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

五百三八

鏃而解一邑倒懸於指顧間吾祖若宗得以休息孳養而有今日者王之力也言旣涕零如雨余亦感慨悲且泣將與吾民別新其廟不果及滿秩受代復走羣祀欵謝東歸追憶故老傳述欲記諸壁且爲之說曰王秉忠義以生抱憤鬱而死天乎豐其才矣使不嗇其用雖有九廟之耻立談可雪何有於一邑之難雖河北三百州版圖不崇朝而復何至悠悠歲月尙守江南數十道之疆域哉竊謂王之心日之丽天也茲邑所觀容光之照耳王之澤水之行地也茲邑所被始達之泉耳雖區區廟祀不足以享王而食其福者若非此無以厭其心則邦人繪象之意其亦有不能自己者與父老聞吾言皆曰然願相與大書深刻之丙戌歲建安張子仁記

湧翠亭記

白玉蟾見仙釋

神霄散吏攜琴過富川道經武城雙鳧凌烟一龍披月望大江之東撫劍而長呼顧天而大嘯因曰環武城者皆山也蒼崖翠壑青松白石寒猿叫樹古澗生風削壁數層斷崖千尺翼然如舞天之鶴婉然如入天之龍者柳山也白蘋紅蓼紫竹蒼莎魚浮碧浪鷗卧素月琉璃萬頃舳艫千梭窈然如霞姬之帔湛然如湘娥之穀者修江也山之下而江江之上而亭亭曰湧翠蓋取東坡山爲翠浪湧之意也觀其風物披其景象飛暈際天倒影蘸水天光水色上下如鏡烟柳雲樹高低如幕綠窻漏蟾朱簷皎雨華椽躍鳳鱗瓦鋪鴛四榻無塵一間如畫玉欄截勝銀海凝清鷗鷺不驚龜魚自樂亭外物也適其酒量任其詩懷亭中人也若夫風開柳眼露浥桃腮黃鸝呼春青鳥送雨海棠嫩紫芍藥嬌紅宜其春也碧荷鑄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五

五百七十一

錢綠陰繚絲龍孫脫壳鳩婦喚晴雨釀黃梅日蒸綠李宜其夏也槐陰未斷鴈信初來秋英無言曉露欲結蓐收避席青女辦粧宜其秋也桂子風高蘆花月老溪毛碧瘦石骨蒼寒千崖見梅一雪欲臘宜其冬也至於朝陽東杲萬山青紅夕鳥南飛羣木紫翠桐花落盡柏子燒殘閑中日長靜裏天大漁舟唱晚收苗驚霞有時而琴胸中猿咽指下泉悲有時而棋剝啄玉聲縱橫星點有時而書春蛇入草暮鴈歸蘆有時而畫溪山改觀草木生春以此清興以此幽景收入酒生涯擁歸詩世界蓋有得於斯亭而不知其身世矣時名公鉅儒鱗局壘副騷梭如櫛峻韵如霜前者唱後者和長篇今短篇古亦莫能窮其趣也第見山光浩蕩江勢澎湃螢燈萬點禽簧一聲飛青舞碧凝紫流蒼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落時

綠蕪漲岸菰蒲蕭瑟舟楫往來一日桐城譚元振上清黃日
新與予抱琴憇於亭上風吹鶴袂人訝水仙槃薄數篇醅醕
幾盞援筆不思聊述山水風月之滋味以爲之記亭之主人
曰然予觴咏明月中追思世事如電沫人生如雲萍蓬萊在
何處黃鶴杳不來抱琴攬劍因而起舞於亭之上嘉定戊寅
記

玉清萬壽宮記

待制楊恢

豫章之西地號修水邑爲武甯最山川勝處西北爲尤勝幕
阜九宮綿亘二山秀出雲表蓋吳楚相入處也九宮故瑞慶
宮由東而下九十里曰鍾鼎山上圓銳下廣倨尊壯盤鬱各
與實對靈巖翠瀑中有平疇可菽可秔躡屐者相傳爲小洞
天往時道士趙道昌與其徒結茅種藥經今百年或蟬蛻而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六

五百卅四

仙或採芝而隱丹田寶鼎易寒暑不變而深得吐納之妙者
紹興間庵名冲和僅僅戶賦登載版籍粵有瑞慶宮道士余
大玃去郢之京山萬歲觀嘉熙丙申戎馬侵軼觀燬於兵脫
身干戈抱御書艱達於修水大玃之居里里人嘉其誼相與
謀曰蕞爾冲和繼者弗賊正虞圯敗不足以副鄉邑祈禱則
御書宜與此山發幽光彼星冠羽衣去鋒警嗜嚇而卽林壑
之安亦此山之緣也大玃以此爲冲和留與仆植僵神人歡
附則喟然曰奠枕於斯不啻足矣宸章奎畫鬱藏山藪顧未
有以表崇敬之實或謂武甯舊有玉清萬壽宮廢墮已久祇
存空名以御書故揭玉清易冲和於事稱博諷羣言厥議允
合值連帥尙書吳公兼漕事邑令從民以請臺府亦弗之違
夫玉清無故址無阡陌所存唯宣和間敕宣道士朱德英住

持之文猶爲好事者寶之山川炳靈弗能終秘予頃由西郢出峽顧巫陽山川竊自以爲勝隨牒東南歷沅湘闕吳越在在登臨幻若天巧乃知山川絕佳處百巫峽不啻也戊戌朝廷命開藩南服因得分漁樵半席於水天一色之境己亥蒙恩昇竊閒與道家者流談黃老修真之術道士桂希卜理前致其師大猗以請曰由郢而來囊鉢無有唯先朝瓌墨與俱今移玉清以稱安奉非視此夸也昔先皇帝親灑宸翰大書特書長森萬歲之觀并尙方所製錦旛六首用此隆賜狼烟赫烈竭蹶以奔不爾已爲劫火空矣願求記文紀顛末以詔於後也因諭之曰御書弗厄於郢之兵燹大猗之敬君也玉清久廢而不湮山川之靈有待也冲和由庵而宮昔陋今侈學道得仙者由此顯也夫物之廢興有時人之植立有待偶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

五百五十一

然機會之相遭而卒至於相成若有定數符券者此其欲書傳歟大猗從老子教能不忘夫君已而又能慰其親於耄年温清之際敬其師黃元瑞如其親焉可謂賢也希程汲汲求不負其師之志是亦賢於其徒者予故書玉清之篇併敘其事俾刻諸石大猗由郢復德安焚修任劇誥賜宏教大師旌其勞也時淳祐改元歲次辛丑十一月望日記

柳貞公祠記

章鑑

此唐柳貞公讀書之所也山以公讀書遂姓其姓地以人重也後人卽其地以祠之所以明其敬且示勸或曰山顛水涯砣砣窮年者多能以姓著者鮮姓著矣能與地俱著者鮮姓與地俱著矣能使千百世而下起敬起慕者鮮公之讀書果有以異於人乎余曰不然衣冠而士者皆讀書者也往往名

不副實行不勝文巧者鈎爵位僞者盜時名懷奸挾智者至於誤天下後世遂使世之好事者例以書生而不適用然則豈書之罪哉不知所以讀書者之罪也居則忝其鄉仕則羞其國視公之於此山其輕重何如哉方公十餘歲有妖巫怖以生死弗爲動曰去聖教而從異術吾有速死爾其爲學識力已於童穉時見之旣第進士歷衢州司馬遽棄官去隱此山讀書公豈自潔其身者歟抑隱居以求其志與否則從政而後學與公之出處固衆人所不識也聘幣可卻而御史之召則聞王命而不敢辭愛子可捐而相印之追則憤逆命而不肯屈王衍誤天下殷浩誤中軍則直辭正色足以折大臣授任之輕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則高見卓識足以破番戎講和之詐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則剛風勁節足以奪當朝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八

五百七十二

恃勢固寵者之氣祿仕存更而家無一塵之士位望逾峻而宅無一畝之宮卽其所行占其所學則向也公之讀書此山口耳云乎哉公家於汝仕於衢於此山非有里社之舊又平日轍跡所不到其委官而來獨眷眷焉不復他適山何以得此於公哉山爲豫章鉅鎮卓然崛起萬山間其端重類君子其秀雅類學士大夫其幽閒靜深類隱者其萃嶽巖絕類奇傑特立之士修水如帶遶其趾諸峯四面環匝如翼如挹距山之巔可百丈有巖巖有二室檻械之跡儼然泉流巖竇清可燭毛髮巖而下不數百丈則公讀書所也舊有祠堂其旁石井一號貞公井山以姓井以謚山何以得此於公哉里人陳氏世居山之下族多讀書者高山景行所以致其惓惓者先後靡二志初祠厄於紹興劫燼柳隱君功顯一新之且闢

講肄之所曰柳山書堂若曰此山公讀書所也以公讀書此山而祠矣於是聘望儒合宗戚閭里之子弟相砥礪其間相去數百載使後學聞風而興者公之賜也又不獨此山蒙被而已開慶兵變祠復燬已而水嚙故址松谷君憮然念祠事不可廢亟倚巖誅茆綿繚以寓其敬然弗稱也繼卽公讀書之地而改築之大建祠宇中爲講堂室廬門廡亦旣具備祠以春秋仲丁所以崇先哲成志也又以林谷幽閒有祠矣不可無守有守矣不可無固守者之志適瑞慶羽士余惟鈴來任守事乃於祠之偏營數椽以棲其徒觀曰真慶奉武當神也里民之所禱者從之與公之祠截然有別而不紊亦曰彼有以自立則吾之所資以守者爲可久而祠庶無恙矣噫公於此山一何厚而松谷於公亦何勤哉旣落成則述建祠本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九

五百廿九

未迺載公行槩大事求爲之記余因念兒時聞先生長者言山以公讀書得名深雅慕之年十五隨舉子後舟行遠望一峰玉立雲表間則柳山也亟欲窮山之奇觀訪公之遺蹟若有繫其足者今老矣尙嗇一往抑今之居於斯者猶昔之寓於斯者寓於斯者若而人則居於斯者可不若而人耶此祠之所以建也祠於斯必學於斯而祠不徒建也此前乎柳隱後乎松谷之所以切切也此後之人當家傳世守而不替焉可也雖然祠非儀文之末書非言語文字之贅拜其祠讀其書是又在家傳世守者躬體而實踐之也松谷字時章鄉以善士稱柳隱其父云德祐改元中秋節記

元

三山堂記

邢以忠 邑人

延祐甲寅予既爲雲蓋山龍興庵作記王惠聰踴而請曰惠聰去此山三里而近其師同其事同敢請願率聯得書予曰予與子業殊而行異儒者而言釋一之爲甚可再乎惠聰請不置予曰某有聞焉一佛出世各坐一葉各闡一法子之燃燈之爲法也不崇旃檀不侈貌像不欵伊蒲桑林饌一切莊嚴爲佛事者盡辟之唯以寂簡無欲法門優溲塞教禮佛名故高制諸魔獨貴也今子之言曰吾堂營於劉人大廓於思齊始於庚申燬而重構殿以崇佛堂以居神東西步欄內外重闢雲臺對峙井亭外翼淨几華屋金碧爭輝迄於丙申三十七年而後成二公歸寂舒惠隆王惠聰王仁福繼之又各置其飾山林田園增廣以生以育而無不足焉苟美矣吾懼其經營愈勞而本心愈蝕設飾愈事而精神愈荒其與而師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

五百四十五

寂簡無欲之旨不亦遠乎惠聰無以答則曰堂之設上以祝聖壽下以應祈禱固不得不若是謀也予亦無以詰則語之曰斯亦仁之事也子之師苟謂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而摩頂放踵爲之則過矣吾欲子以分殊之事而不可得也則亦姑以寂簡無欲者明子而已雖然子而能一爾心息爾形以致靈於佛祝天道之久長相人生之壽康則亦志於仁者也誠使驅厲鬼於山右禳秬稻於四郊韓柳嘗欲之誰獨不欲乎且雲石先生爲之書其門矣雲石佛者也他日倘從容請焉以廣其說其庶幾乎惠聰曰請筆之以昭示後世紀其源流派遠燈以世傳捐地與佛者劉文舉劉思賢前後凡六畝延祐六年良月望日記

武甯爲隆興西南壯邑山刻而水駛故其民多秀拔以學行著於代者不乏人國朝嘗設甯州以隸之而兼分甯縣後又以分甯爲州而武甯仍爲龍興屬縣學宮據修水之上直縣廨東南始縣隸州而學隨州州廢而復隨縣棟宇檟梯厯載旣久風摧雨滲坐漏日星於祀事至不嚴也居者弗甯過者弗念凡如此者匪制於用則拘於謀一二有志者起而爲之亦何事之不立哉至治二年夏余被檄過焉謁先聖廟庭退而縱觀升堂歔歔坐甫定文學掾夏侯士璋作而曰余幸叨茲緣而不幸學計單薄乃有廢弊不能興補若茲所觀者敢以爲告余用喜曰斯非所謂有志而無拘制者與以語縣長令皆曰是吾職也時有沒入官舫廿餘艘白諸憲司畀之於是凡儒與有力者走趨相事將興廢會有土功之令踰年禁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一

五百卅八

弛士璋去焦大有繼之而後令之來者益勤而無懈至治三年二月經始泰定元年十月訖工禮殿門廡講堂書閣巋然一新祀事嚴矣余又適至學者據本末請記於石余嘉夫文學掾之有志令之能思其職也學校所以明人倫聖人入倫之至而今而後邑之士子有游有居是養是教思先王之道志所至而學亦至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狂作聖矣是其成也將不有如今日之興廢補弊者乎願因諸君之善以爲士子規且以見君子之於天下苟有志無所不立也前令李洪濤後令呂天倪始終是役者臨縣史刺馬丹後三年四月朔

記

周氏世德祠記

劉

鼎廬陵人

古者營室立祠爲先春秋之祀嚴繼述之義重亦必有盛德

灌注田田相承而後康弗於無窮其間隆殺遠近不可以力而蔽推之古而質之今能十數世寢昌寢熾以大其廟食者蓋亦難矣周氏爲豫章甲族至耐軒公諱天驥者由神童科明春秋試宏詞十五歲爲太和主簿授滁州司戶參軍荆淮得其要領汰其煩碎省官租數十萬石復立義田以通窮乏黎民戴德不煩兵而順者八邑遷吉州守政梧饒總管有績加授兩浙都督江西宣撫使中書參政佩金虎符卒贈正議大夫豫章郡公其功勳兩列史傳至正十三年公嗣鎮以慶路總管奏對鹿頂殿稱旨復贈公資德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豫章公公父諱應合官拜諫議斥賈似道歸林下不起卒贈朝奉大夫祖諱汝翼爲荆淮兩浙宣撫使築城壘堤以泯水災表旌數下曾祖諱友賢敷文閣學士理宗賜有合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廿九

食詩公鼻祖諱世修爲江西轉運使出粟數萬賑民赴闕奏免本年稅官至禮部尙書公累世立朝爲宋名臣忠君靖國功在竹帛炳炳烺烺後先蓬蔚以至於今可謂盛矣今上褒崇有德寵賚臣工慶及周氏表其先世使其子孫建祠賜曰世德自公始祖勅公而下以及公大父定昭穆分配享祀世世俎豆典至渥也嗚呼上之所以眷周氏者旣隆且至由此而十世以至百世周氏之所以仰答上意永邀天眷者其亦無艾矣祠成觀於其先某某忠某某孝得以啟佑後人世守其法將使天下後世沐風浴韻莫不潔修而崇祀豈獨豫甯周氏已哉元至正同編修國史劉鼎書

明

喜雨亭記

吳伯宗

金谿人

洪武二年盛公涖治之初旱彌月矣顧瞻惕然寢食不遑率僚屬齋沐致禱期以詰旦叩龍湫於縣北之伊山是夕甘雨如注及明而足時七月二十七日也於是稿者以興憂者以喜歌於市忤於野公乃步自城陰得亭址於榛莽間相與作亭賦詩其上曰夾道層陰護老松巖深磅礴有神龍我來乞取天瓢水洗出伊山無數峰又曰伊山雲接白雲天村北村南水滿田想亦老龍知我在片雲飛度縣衙前蓋喜甚也於是邑之父老咸相謂曰吾甯困於離亂民失其所又重以魃旱皇皇無以自存盛侯下車憂形於色精誠所格甘澍下溢釋我拘攣蘇我涸轍其賜甚大其流無極是亭也其爲吾民喜雨而作也何可忘諸乃謀刻石屬愚爲記愚以天下有亭每務爲遊覽宴會以鳴其得意之盛上所喜而下不豫焉茲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四十九

亭之喜爲雨而喜也固可記而喜雨之亭古有其名後世往往借以紀功頌德爲禱雨濫觴而茲亭之兩喜於荒亂之餘其足以開風物爲吏治勸也尤可記公名文郁字從周號東民河南歸德人也以詩書治民有古人風其膏澤下於民而可喜又將大書特書且與斯亭傳於不朽云

武甯儒學記

江振

國朝旣混一四海詔州縣興學嚴其程課侈其廩餼屏斥浮僞積以時日務求實用於是天下風動有民社責者莫不知興學而人亦莫不知務學矣武甯學在修江之上游去縣治東三十步舊燬於元季洪武五年冬知縣馮植始作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以達櫺星門其後爲明倫堂及日新時習二齋又於殿前樹雙桂以蔭之旣成俯仰四顧柳山峙其

前伊山周其後修水之澄江鶴橋之明月與夫鍾山石鏡諸勝映帶左右規制精壯氣象宏偉涵蓋萬有可謂盛矣永樂乙丑夏余始至學以歷年既久不能無做乃白諸邑之執政者皆曰是吾職也於是修理大殿而丹雘一新者知縣陳鑄也其廣講堂之規以立題名石者縣丞鄭觀其兩廡齋舍則又知縣施大有縣丞賈榮主簿婁楷咸相繼爲之而廟學以大備一日典教李仲良謂曰廟學重修之本末不可無述以示將來余乃爲之言曰夫爲士者莫切於務學而有民社責者亦莫先於興學蓋學校興則民不惑於異路詩書禮樂之原可講而明道德性命之蘊可求而知人人有志於善入孝出弟各從其天而後政可成也武甯令佐後先相規於立廟興學競用其力有加弗替其知此者矣吾與諸君子朝斯夕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

五百五十五

斯其有不惕然於斯者乎士生斯世將欲有所見用又幸而際文章風雲之會所謂千載一時也豈有不激勵而奮起者乎人才興於學繼是而修葺者亦豈無其人乎武甯之後秀出爲時用是必暴白儒效以副聖朝作興之美意庶無負於學校之修崇矣故記邑司訓江山江振撰

重修朝元宮記

楊崇豐城人

武甯縣治東距三百步許有老氏之居曰朝元宮又曰下清觀其創制顛末無文字可稽元季兵燹羽士散去國朝正統間縣丞殷君景暹以朝賀近於不嚴期得閒院之闕麗清做者爲之邑人咸謂朝元爲近治基宇猶有存者庶其植之君乃廉得玉臺觀方士王陵碧巧邑之富室得費若干緡殷君又助之若干緡已而殷君物故何君清繼之殿廊樓閣次第

以成金碧丹堊燿然一新實落成於景泰四年也一日凌碧
介其徒吳新立徐希仙羽衣翩躚欵門乞記嗚呼天下事若
不必於有而或不可以盡無若少近於損而卒歸於有益者
君子固在所與也今老氏蕞棟跨名山蟠勝地指不勝屈彼
朝元者似不必屑屑然矣而朝賀大禮於此行焉土木之興
雖不免乎蠹財而斂於衆者甚微而所關者又甚鉅焉因其
地以爲名借其所有以遂吾儒之意土而尊君下而觀禮於
是乎在而黃冠又能輔以成焉固自有可書也殷君烏程人
何君彰明人茲役也二君挈其領知縣馬君榮張君臻主簿
吳君子謀教諭王君金淵訓導李君泉卜君溥義民徐仲器
皆嘗有力焉故併記之景泰五年七月記

按楊崇字尙賢景泰元年舉人官永州太守係禮部尙書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五

五百二十六

楊廉父聘廉修志在成化丙午以知其父子於武甯素有
交遊也

社學記

學使李齡

我朝以天下人才儲於學校選用文臣專督其任淬厲真才
爲國家用行之旣久漸有成績景泰中以言者汰去學校漸
弛天順六年復其制又勅天下郡縣咸建社學采擇碩儒以
教民間子弟甚盛典也齡以菲才謬膺重寄受命來夙夜切
切以人才爲念巡歷所至輒命有司首舉其事俾副盛明至
意而武甯知縣余希賢首建社學尤所爲南郡倡規矩條理
翕然以興蓋良吏之善承明詔者教諭李循良輩復礪石請
記其事於學宮夫學盛於三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夷且
野夫亦可爲公侯干城豈天之生人獨厚於古而薄於今耶

蓋古者由小學而入大學有詩以感發其志意有禮以約束其筋骸有樂以涵養其性情自幼及長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浸淫滋漑以長其才何患人之不成學之不立及漢唐禮樂廢壞學政不修而士之所學不過專事訓詁務爲文辭以邀利達其於古人良法美意蕩然無存欲人之成材而風俗之淳古也不亦難乎今天下郡邑旣建學立師以董其成又興社學以廣其收而余尹實能曲體群人之意爲武甯陶鑄計甯之士遊於社者其亦思今之學術以異於古之學今之人何以異於古之人振勵自興求所以無負余尹將見真才輩出可備國家實用庶幾社學之興不爲虛文而人物之盛大復於古豈非齡之厚望也夫於其成喜爲文以記時天順八年秋七月江西提督僉事潮陽李齡撰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十六

五百四十七

遷學記

學使 夏 寅

成化六年春三月予行試諸生至於武甯視學宮隘陋與治密邇胥卒囂囂氣類之染習甚非所以興化育才也謀於知縣黃雋思得爽塏者更之雋與諸生方聰輩咸曰此去縣可一里有官地一區惟公園之予卽率諸生往視基墜而廣勢端而直諸山前列如屏後擁如壁左右顧瞻形勝十倍詢諸陰陽家亦無不稱善者遂命雋請於朝值年之不登雋亦以憂去事遂不果越四歲之冬是爲成化甲午予再至武甯諸生終以學舍不稱爲憂予亦以有司拘於繩尺展轉事不就緒召邑中義官徐禴輩風使倡義改遷禴卽捐白金百餘兩其餘多寡有差市民張文獻以近傍地十餘畝增充學基而徐禴日往督工諸生家悉出力役旣闕其地於土中見有巨

礎并列森然縣罹兵燹無志可考疑其爲昔時公廨神祠也
豈天固秘之以待學之興乎於是首剏文廟明倫堂以次戟
門兩廡齋舍之類越明年冬落成爲成化乙未諸生徐緯張
天仁輩喜其學成來請記予因語二生曰吾子知學之所以
成乎中庸曰知仁勇天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始學之
宜遷也未嘗不灼然於心而思有以闢其途迺牽於有司之
尋常奪於衆人之是非不力以自將而尙待區區文移之相
覈議論之相持學何時而成乎士之爲學正猶是也文章非
不斐然而於古人功業有未逮者此豈知仁不及也其亦儉
於勇耳吾子歸以語諸生而思之學之道在其中矣二子前
拜曰敬受教因書爲記而凡有司併助義者之名氏皆列於
後成化十三年春江西學使華亭夏寅記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七

五百五十一

重修儒學記

學使

鍾

晟

武甯學宮成化乙未以提學副使夏公正夫之謀始遷於縣
治西延恩利之故址其脉自太平鷹岬磅礴而來襟向柳翠
狀如卓筆逶迤一水環以玉帶蓋山川靈淑於是乎萃矣草
創之初費力不貲戟門循舊櫺星以木未幾木者屢屢不屬
舊者楹礎相離傾欹仆壓支以孫木狀類醉扶蓋櫺星之制
危聳撐空不施上覆雨淋日炙至於久而趨盡亦勢使然耳
知縣馮琦來宰是邑顧瞻學宇而嘆曰巍然其中頽然其然
表裏不稱過者不肅則有司存焉遂出公橐斥其舊而新之
戟門以木櫺星以石宏敞壯固倍蓰於昔學以內外瓦解者
鱗次之繚垣之士崩者版築之又以二訓導之舍於學外而
遷入之綜理周密罔不完好尤是予按試至邑材役之費稍

稍爲之權輿令邑人李本俊萬守椿董之教諭應元徵綱維
之得琦而後大有所爲克底於成焉旣成學之師生輩咸請
爲記予因爲之言曰惟此山川鍾此人物唯此人物位此山
川何至有豐於前而嗇於後耶武甯爲豫章秀區宋代鄭草
堂周溪園皆卓然才人超絕一時其清風雅韻猶有存者今
日諸生其自視果何如耶夫學宮外焉而不稱其內猶必力
之使不足以爲內則所以力之者當何如也峩冠瀾袖堂堂
乎士也朝而學暮而學日與古人相對其亦思有以稱夫是
與苟有以稱夫是則李太伯所謂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
民與夫爲臣忠爲子孝者有不難矣何區區科目尙慮其不
逮前時哉予嘗尋草堂溪園故跡徘徊山水間而有感於古
今人物慨然不能已也則馮尹興學之意蓋有在矣用是以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十一

五百四十三

激諸生且書其歲月日是役也經始於成化壬寅八月告成
於癸卯二月其費總若干繕琦字潤卿浙之鄞縣人發身於
賢科其於武甯也實江右之良牧時成化二十年甲辰歲二
月江西學使當塗鍾晟記

重建喜雨亭記

楊崇

武甯玉枕山有喜雨亭始之者但君元行繼之者盛君文郁
皆愛民縣尹所作也成化癸卯夏五月不雨縣尹馮公率二
令趙君判簿盧君齋宿外舍厥明禱焉大雨歲有秋越明年
甲辰夏四月不雨公率僚屬禱焉應期而雨如癸卯又明年
乙巳夏五月不雨公禱焉又如之於是合邑之民相與謀曰
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侯之賜也昔有亭以志雨今屢雨而無
亭可食其實而忘其根乎乃相率復亭於故址以昭侯貺旣

而張信石璞不遠隣封乞記於予將刻之亭中余以公之惠
在人心亭之記在人口烏用文之且喜兩名亭始於蘇公之
治扶風蘇公竒才逸筆有記膾炙人口余也何能爲役幸而
解官林下方與耕夫耨叟春祈秋報於枌榆之社乃得執鉛
槩以紀憫農之賢尹雖荒落其何辭嘗讀春秋僖公三年書
六月雨傳兩云者喜雨也公於三歲之雨喜固無出於此
而民之喜果有既乎則斯亭之復其於春秋之義或不悖與
雖然旱而雩樂災之常道故周禮謂國大旱則雩而秋昭
公二十五年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則已賡矣夫在我無彌
變之實而區區於禱祠之末雖幸而雨何足爲法今公屢禱
而應其或有所以禱者在焉庸書其異且以告來者其無泥
時成化二十一年冬十月既望撰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

五百五十九

永濟橋記

侍郎

張元禎

南昌

武甯山口有橋橋故名黃婁元至正間里姬之學佛者始規
此橋人不忘之因名也其橋枕下流羣水所會春夏雨暴怒
湍橫張旬旬衝激不可爲力自黃姬之初一壞於景泰之癸
酉再壞於成化之乙酉至今辛丑又壞其初架木飛渡覆之
新土頻壞類葺既易薪土以板板底以屋其壞亦然然橋當
孔道不能不葺有葺則吾民歲不能不費役而有司歲不能
不有費勞於吾民固不怨費於有司固不鉅然甚矣其頻不
已也嗚侯至曰橋以濟吾民顧數以厲吾民唯奠之以石其
永濟乎乃以羨費請於上諏日命民曰張全者請命僧
曰員朗者主其費伐石於橋五里外起於辛丑之冬十月不
亟不徐不厘吾民一力不需吾民一鎚越三載癸卯秋月橋

屹然成民皆舉手加額曰橋其永濟乎微吾侯之惠不及此
予以今之司牧者困於徵書讞章日夜勞耳目疲精力唯或
不及而草簷之利病一無以經心雖月令不修杠梁有廢民
亦安於其故不敢有所多求顧安所得字民如子所欲興聚
如馮侯者與侯以仁爲治其濟人以久永不獨一橋卽此一
橋亦足以見其流惠於無窮焉又豈祿祿俗吏所能有哉馮
侯名琦鄞縣人成化二十二年丙午春二月上旬南昌張元
禎東白撰

柳山書院記

邑令馮琦

昔人一經歷之地山空水靜踪跡杳茫而好古之流往往尋
其影響而表章之流風遺韻雖百世猶有存焉豈非其人固
自有不可磨滅者與唐柳貞公於武甯棄官而入山被召而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十八

出山一山之過客耳而後之人獨深仰焉卽其棲息釣游以
寄其遐思者蓋亦非偶然矣柳山舊因公而建祠作書院者
凡幾廢興矣成化乙巳歲予過訪其山唯老氏之徒屋於故
墟之上顧其傍有古碑則宋相章杭山所作公祠堂記也記
之中所謂營數椽棲羽流以任守者則截然有別也嗚呼是
豈建置之初意哉明年丙午春先徙老氏之居於其偏而新
之以書院者凡若干楹且聘師儒以講學於此并祀公焉公
之出處見於杭山文者甚詳予獨以士人講學唯求吾志而
已於以達之固分內事而名位則外來者苟或出焉而難於
入與夫不足以爲出則又何所不至哉聞公之風者其亦可
以自立矣是院之作固將與諸君子游息其中夫豈偶然於
其成書以授後之學者公名渾字惟深姓柳仕終銀青光祿

大夫同中書平章事卒謚貞其先河東人後家於汝山名柳從公姓也成化二十二年二月馮琦記

重關七里山路記

學諭 洪世傳

縣西七里山古未有路至宋玉山尉李公始鑿於山之顛民乃得行然上凌險峻下臨灘潭雨雪泥滓往往失足顛踣至不可援行者相視遂巡有畏色宏治庚申盛璟盛璽鑿徑於山麓劈石剗嵯巖者削之險者平之車馬上下往來雜踏若大道然癸亥五月太守祝公巡視林公道經此山嘉嘆久之曰此義土也不可以不旌遂聞於上錫以坊同寅錢塘沈君秀揭石城西名其坊曰尚義於戲武甯處萬山中路之危險如七里山者指不勝屈獨是路也一鑿於李尉再闢於盛君雖蜀之蠶叢無以相上安得好義如二公者落落然散布於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

五頁二

九鄉則羊腸馬脊之阻又何足難耶因記其事以曉後之行者

文明閣記

學使 邵 寶 無錫人

宏治乙丑四月既望寶行視武甯之學祇謁先聖禮畢退攝講堂以臨諸生既而觀於堂北有新閣焉毛尹駉請登之凡邑南諸峰羅列前楹若環拱而獻秀者反顧其後則有岡焉新築也有林焉新樹也隱隱翠屏與閣相映寶顧駉曰佳氣鬱葱其萃於是乎駉曰此民之池也日者南昌守祝侯行縣至是見而陋之遂謀塞焉而閣於其上閣之興侯之功也閣既成壘而岡焉植而林焉駉實任之執事學之宗也駉也方將告而適臨焉敢拜斯言之重明日駉暨教諭洪世傳率諸生陳球等請為記以誌南昌之勤寶乃進諸生而告曰吾與

子登是閣也其亦思所以爲學乎後世士風類皆習浮文慕
虛名沉溺於塾日達於下不復知有實學卒至耳目閉塞胸
次開陋枵然一無所用者比比是也今所登之閣其初窪然
一池也君子曰洿於是乎基焉去洿而平實矣君子曰猶卑
於是乎重屋焉去卑而高明矣君子曰猶虛於是乎岡焉以
爲敦厚君子曰猶疎於是乎林焉以爲邃密蓋有古人爲學
之遺意焉諸生登其上觸目會心而爲之借鑒平實以質之
高明以達之敦厚以固之邃密以深之遠有所見而近無所
遺極於外而詳於中其爲學也不亦備與武甯僻處山谷幾
爲歲而部使一至南昌之留意於此毛尹遂焉詩曰衣錦尙
絺斯其近之矣諸生之於學也由是大有所成居爲碩士起
爲各卿大夫稱武甯之才則所以旌南昌之勤者莫大於是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四

奚記之爲駭曰公斯言也其斯記也請以刻之閣之建也南
昌書其上曰文明君子曰稱凡爲地二畝出於邑人張蘭不
願受其值其費則南昌勸大室助之曰陳榮等數人爲白金
若干兩督工耆民二人曰黃碧山盛炳是月望後五日無錫
邵寶二泉記

平政堂後記

巡撫 盛應期 吳江人

山之巉曲與僻者草木叢茂狐狸穴其中虎狼躍其上魍魅
魍魎鬼怪雜獸咸於是聚焉蓋恃其幽足以潛形險足以固
勢雖密設網羅其崎嶇跛側之陰適以資其號叫跳浪蕩然
無所顧忌耳若夫中原曠野沃壤寬閑人烟繁盛林林芸芸
各安其性雖狡獸怪物不待機張隱隱潛遁寂然無所施其
技者何也其地平也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吾宗盛公交

郁以明初尹武甯書其堂曰平政甯山邑山峻而逼民稱難治公宰之若無爲及今百餘年民猶思之其有得於是者與噫世之谿刻峭厲急於自用卒無成效者聞公風其亦可以少愧矣嘉靖元年冬江西巡撫都察院吳江族人盛應期書

遷學記

舒芬進賢人

武甯縣有學自宋紹興間始厯元至正十二年盡燬於兵我大明受命洪武五年建於縣治東南成化十年又遷縣治西正德己卯桂平陸公浚來知縣事明年乃謀於教諭鍾汪訓導宋檄莫琛及僚屬縣丞張祥周冠主簿吳志大典史王瓚監生劉源諸生甘傑耆老盛環詢議之乃請於巡按監察御史唐公龍提學按察司僉事邵公銳分守右叅議周公文光巡副顧公應祥議定遷於西南故城隍廟所且曰內環脩水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三二 五百三十

外映柳山盡一邑之形勝僉曰然乃卜始治功於是年十一月壬寅再逾年爲嘉靖元年壬午正月既望工告成事蓋自大成殿迤兩廡抱儀門出爲櫺星門巍然翼然足以崇祀也自明倫堂兩齋直北爲齋宿房於外爲祭器所爲神厨爲坐廳爲膳堂爲射圃爲學署井然秩然足以備禮也陸侯之功其可泯耶宋君莫君使生員陳琅沈朝卿來問記予以學校之設雖自朝廷而作興士類求真才以濟世用則在良有司若陸君者其聞道乎君嘗被聘考試於閩予時在船司得一接談意其他日必爲良有司也今作縣而用心若此武甯之士其勿負哉舒芬記

重修看鶴橋記

杜玉樹邑人

縣治南三十步有水瑩瑩如玉帶環繞左右其源出神童山

其流入修江其中流一橋曰看鶴橋稽志古有鶴隱觀在其西岸故以此名至我朝圯葺相因興廢不一嘉靖壬午遊僧復募橋癸未六月又爲妖蜃所毀縣士鄭尙華乃捐資鳩工鑿石爲橋構木爲亭亭之兩端爲橋額制甚縝密履險若平冠蓋車馬絡繹不息洪波無阻滯之虞趨事赴公者鮮羈留之患橋之東有孟家灣者雨雪瀟泥行人甚苦鄭氏又砌之以石修路五百丈周道如砥民大稱便時縣尹陸公浚蓮幕王公瓚以其不勞吾民而能濟吾民深爲稱許儒學掌教蘇公銓司訓宋公檄莫公琛亦皆贊美屬予爲記予惟先王之時田有經界里有聯比澤有陂障川有舟梁道有列樹不令者法無赦所以廣惠於天下也今以一介之士乃能不煩於公不勞於衆獨出其力以濟人之窮以補有司之所不及如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二四

五百四十六

鄭生者豈不足以風世耶且鶴橋丁仙遺跡也弔古者徃徃憑眺其上流連不竟去茲橋之成風清月朗又足以供文人流覽也何可無記故記邑人杜玉樹

保甯樓記

張 寰

嘉靖辛丑秋上海唐君世惠以國學典簿擢知武甯武甯環山以爲縣壤接楚尾民多流移時竊發爲盜而城故築自唐縣令范建殊廢久元至正間賊大肆害宏治初復然知縣毛駉增築之正德間華林馬腦之亂再擾長樂上南官吏皆散徙去君廉得其故笑曰寇至則去邑誰與保夫安不忘危臣子職守也事苟無備而一日有警則符籍帑藏將安所歸乃與民謀修四門完飭鞏固又構層樓於縣廨後以爲保安計不三月告成邑人創見忭慶且觴而落之斯樓也玉枕伊山

時其陰白崖柳峰當其陽天馬金雞羅屏鍾鼎拱列左右俯視修江以達支流委蛇縈帶而四時景狀雲蒸霏靄喬變無端勝斯萃焉幸方際昇平挾僚佐招文學以時觀遊節勞逸優游於其間唐君顧獨爲身謀哉期與嗣爲邑者圖爲永久而符籍帑藏將於是歸庶幾上下倚賴有以相保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斯樓之謂矣遂名之曰保甯識者韙之君乃述其事走書屬予記予唯世之有司率多以所寓皆傳舍間一葺治不過粉飾耳目苟安旦夕而鮮有加意於民者唐君獨能深謀遠慮爲一邑安危計建此鴻圖以貽將來有必保吾民甯吾民而後已焉其用心果何如哉後之登此樓者夫亦可以知唐君之吏治矣故爲之記以銘諸石云江西參政張寔撰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五

五百四十二

敬一亭并名宦鄉賢祠記

潘槐邑人

往武甯有敬一亭在縣治東隅名宦鄉賢兩祠在學宮樞星門外荒蕨弗嚴歲癸卯嘉善任君彙來任三年教行信孚士習丕變慨然以改遷爲己任乃謀諸邑宰謝君詔司訓徐君士英庠生石渠潘儻輩請於督學蔡公克廉遷之學之左隅卽縣右吏廨空地也爽塏靚深視昔有加亭翼於前祠附於後華以丹雘練以垣屏捐俸以給材庸肇勒御製敬一箴及程氏范氏四箴於亭爰稽諮乘獻得宦於茲而有聲者范氏建殊而下凡九人產於茲而最賢者葉公顧言而下凡四人祀於祠旣又訪求德業相埒克配前修請於上而繼祀者得名宦但君元行盛君文郁殷君景暹毛君騏沈君秀鄉賢韋公熙陳公銘張公天仁萬公廷彩羅公通凡十人且新其門

於前額曰聖製於明倫堂之左額曰集賢他如廟廡堂齋次第改飾九月二十一日功告成適任君遷秩河南仁和朱君璣來代清流管君文輔亦後先而至偕徐君及諸生相顧嘆曰是舉也有司之責成於任君豈可忘諸乃屬槐記其事於石槐以五箴之訓聖天子導天下之心學也鄉賢名宦又勵天下之風教也而亭與祠之設顧弗得其所豈善體德意而無負人臣之職者耶任君茲舉誠知所重矣使後之興起而觀感者由敬一五箴以邇聖賢之傳由范葉諸公以希古吏治之盛則爲碩輔爲名儒忠臣義士俾人紀稱所賴且有所法咸任君之賜也否則國家化導之典任君改遷之意皆虛文耳又何取於亭與祠耶嗚呼物之興廢存乎其人任君往矣後乎此者因而葺之庶斯亭與祠不朽而任君之蹟亦不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四十九

朽也槐也獲因文字以託名姓於其間其又不喜且幸也耶時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記

按本學名宦鄉賢諸生每春秋奔走祝幣間顧瞻木主儼然受祀者名宦止唐范公宋呂公楊公元帖木兒楚公明但公盛公黃公王公陸公應公鄉賢止葉公周公萬公方公潘公他未之有也考之縣侯胡公東陽崇祀方萬三公記亦曰鄉賢廟祀止四他亦未及也比今歲縣侯周公道昌仰承郡守德意增修邑乘乃搜羅遺志得嘉靖二十五年縣侯唐公牧舊志一本翻校前項得篇中先達潘槐記內紀名宦尙有縣丞殷君景暹縣令毛公騷訓導沈公秀鄉賢尙有陳公銘韋公熙張公天仁羅公通并從祀俎豆獨令湮沒不獲享禮祀適當仲秋報祀之期趨令造主送

祠並饗竊以此數公不血食五六十載乃今始得分半豆於孔席間微我周侯當不及此百歲文獻一旦如新皆侯表章力也志詎可忽乎哉用書記末以存故實云邑人盛宗齡

重修文廟記

邑令黃一鵬永嘉人

武甯孔子廟自馬植始作迄于今百九十餘年凡二遷一葺然皆卽舊材爲之未嘗改作也歲久廟傾嘉靖癸丑秋一鵬來視縣學博陳君率諸生盛廷贊潘日章萬日贊等請修之一鵬以力不足難於土木日章曰邑有隙區可以爲資一鵬喜遂躬往胥地會有召佃得百餘金請於上咸以根本之地爲不可緩鵬乃召義士盛溫經潘何董其事卜日鳩工大展規制廟高增二尺廣增五尺經始於嘉靖甲寅十一月乙丑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七

五百廿八

告成於乙卯九月戊午凡用公錢三百七十緡有奇一鵬又益以俸錢四十緡有奇藉民之力而不藉其財故民和於會而不厭其數也廟成諸士願有所紀一鵬曰夫爲政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廟者賢才之所興也甯士固將以大遠是務而猶惓惓以廟制弗稱爲憂於此不用其誠其謂政何雖然廟之弗稱有司之責也學之弗修諸士之責也豫甯山水秀絕鍾於人者多清拔自喜之氣乃今制恢其舊材致其良風會聿新人文有待是故材無大小適用爲良願所以養何如耳爲諸生者經史以養其日和樂以養其心廉耻以養其節歌詠以養其性情而人才風俗日趨於盛一鵬有厚幸焉適落成潘子儻以歲貢冠北畿鄉試爲諸士先亦足以見其兆矣是舉也潘何助木爲楹盛溫經鑿田以陶爲力尤多陳君

暨諸士咸曰請勒諸貞珉以俟後人於是乎記

武甯縣新築城記

潘 儵 邑人

大江之右彭蠡之西爲南昌上游曰武甯武甯環山接壤甦尾城自唐築廢久逮我去治十八年縣侯毛公駸復築南倚江爲險北負山麓延袤東西僅二里餘規制初備後玩於清平塚場不足恃正德間華林之亂上下皆徙去嘉靖元年江水啗其址幅幘湮沒有識者憂之不獲爲安保計嘉靖四十四年吳侯思齊奉綸音修治四方郡縣城因白於分守叅政陳公分巡僉事祝公御史中丞胡公狀下令修築復難之而吳以轉官去四十二年葉侯宰吾邑廉政之疵訪民之瘼梳剔撫摩民旣感悅矣一日登陴顧而嘆曰嘻闕哉而不城邪脫有不虞則吾士民吾符籍帑藏將奚爲之所哉乃同僚佐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五十五

集父老謀爲興作計請於上廣報可民相譁曰吾侯廉非役其私圖者又曰吾侯仁非作無益舍我穡事者各驩然輸金就役期以亟成乃相方視址卜日而興事焉區畫精詳日夕省試殆度幾乎說以先民者矣地之卑者高之阻礙者闢之下隲者起之圍周七百二十丈高一丈五尺深厚亦尺門闕樓臺四水關二皆肇作之無可因者其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緡有奇經始於丙寅八月告成於丁卯九月崇墉言言望之截然民社增衛山川改觀登城之樓者恢恢燿燿驚目快心焉屹乎千里間一巨鎮矣境內外士女皆來瞻視以爲此無前績也吁何異哉初民之慘於寇溺於水也若無復以城爲念者孰意爲國憂民思患而預防有今日乎吾子若孫苟存視息於城中者敢忘所自哉司訓陳君文海適至以民不

勞而大功成不可無文以垂諸後乃庠生張機徐瓚潘日章
邑文學盛廷贊暨陳瑄張鏡等因予官楚便道過家索余記
之余聞之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若茲城
之建是也况侯之廉而仁也民素信之又從而歌頌之則上
慰聖朝重民之意下垂吾鄉保障之功將而諸竹帛而馳聲
不朽豈尋常構築者倫哉顧予之言不足狀斯績姑識其畧
俾後之人有考焉是役也經營悉侯主之侯名棟字子儀楚
興國人乙卯年鄉進士贊其事少尹曠君天榮判簿倪君澗
掌史胡君濂也法皆得書邑進士潘儻記

重修儒學記

羅崇奎

武甯縣學我明凡三徙正德庚辰建於縣治之右蓋一邑之
形勝足以祠先聖宅多士者往昔創制未備久則頽廢庫陋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

三

五百五十五

不稱有司率以用詘因循久之隆慶壬申秋西蜀胡侯謁廟
視學憮然曰此何地也而可聽其歌墜邪迺捐俸勸義徵工
僦役大爲修治於明倫堂左爲五箴亭啟聖祠右爲名宦鄉
賢祠泮池舊在櫺星門外徙而內梁其中以導牲幣又以門
外闌闔叅錯而雍賢路復捐俸易地於民民懽移之不旬月
間空朗四豁一改舊觀顏門之左曰興賢右曰育才中曰青
雲事旣竣司諭李士振司訓吳時言劉永璋率多士求記於
予余論於衆曰諸子亦知侯之意乎學之宮侯修之學之道
諸士其自修與彼廟而主者至聖也列而祀者羣賢也我將
何以對之坐而講論入而揖讓者明倫之堂也我將何以
之五箴聖訓也無亦有覺我者名賢先型也無亦有開我者
以義爲路以禮爲門循之有漸進之有基其於宗廟庶乎可

窺奧窔而非徒宮牆外望者矣若德不修學不講而惟宮室之崇邃爲美節稅之山藻爲華正爲夫子之所憂而亦豈侯作人之意哉侯名東陽號甯江四川建昌衛人

闢青雲街記

侍郎萬浩南昌

武甯儒學厥自鷹隼秀發內臨鶴溪外帶修江實百里山川之會唯溪外民居壅密鬱塞不通論者宜闢直街斯靈淑之氣得所宣暢惜二百年來莫之舉也甲戌仲夏邑庠吳宗周張機潘策潘大謀等具陳其事於學博吳君請諸縣尹胡公因以白於郡守雲臯周公慨然主行時撫院洋山陵公按院惺齋燕公守道順菴嚴公巡道豫吾王公署督學帶川周公皆鍾意毓才與雲臯興學造士之念相符於是胡尹東陽力肩其任捐俸買址又有張本湛周成貢黃仕冠潘大穆欣然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十

五百五十四

就義願納隙地不受官值街遂闢焉街曰青雲廣可丈許深計三十餘丈前抵仙桂大街後爲玉印新橋橋跨鶴溪以闢街而設又合於頽壁之義也督學陽山莊公至益嘉其成冬閏諸博學緘幣命余生錫山潘生策謬以記屬僕僕聞人事之闕無甚關繫雖大興建不足以益今而傳後况一街之微何必託諸文字以鳴不朽獨所謂青雲街爲儒學要區蒙鬱於塵烟而胸中齷齪不浩蕩者已非一日由茲以闢目無所障心有所舒疏通山水之氣宣發文章之意百年積累豁然一開其有功於今也豈不可以垂後哉雖然僕所望於多士尤有在焉夫人局於所有耳目閉塞心地窒隘窮畢生之力一無以通達者俗學域之也有能不安於故習力闢其叢穢大其聰靈以廣其清明之路則翹然而上青雲又何難焉僕

日夜望之多士勉之庶幾無負諸公作人之意云爾周公雲
臯名良臣以乙丑進士擢自給舍來守吾郡爲湖廣公安人
胡尹東陽爲四川建昌人周爲郡守胡爲令長上令下恭同
心共濟政知體要士歸其德百廢具興民用不勞豈非豫甯
一大造哉是用記之郡人萬浩

學田記

學諭李士振

邑學舊無田有之自胡侯造土始侯以隆慶壬申來令茲邑
先有事於學宮旣視學相堂廡齋舍門垣階序几櫝之屬樽
羹鼓鐘之器闕者創之陋者興之先聖之廟祀有嚴師生之
講肄有位法制禮儀亦已備舉乃治多休暇日就諸生考德
問業憮然而嘆曰古者士無恆產養於庠序有以一其耳目
專其志氣而人才日盛後世學校雖設膏火不給士子星散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四十六

罕有聚而講學者今吾與諸子徃復討論樂而不厭然亦難
乎爲繼盍思所以久之其唯學田乎咸稱曰善時有耆民葉
坤韜感侯德意輸田五十畝爲學租相踵者黃在國獻田八
畝有奇盧懷元彭元慶輩各以其所隱桑麻棗園相率歸於
學聞風而向後先翕然則其從善也輕矣夫人情莫不欲利
侯以育才爲心而富者輸財僞者獻誠如水之趨壑無待驅
使語云人鬲陰陽之性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詎
不信與昔常袞立學講道與學士游觀晏享均主客之禮韓
愈出俸舉本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一時人才爭自摩奮咸
得有所成就今侯留意學序新立學田爲豫甯不拔之計而
諸生日月有資得以優游於學講習古人出處之業將必有
弈弈大盛可以羽儀王國者豈非吾侯所深望哉余亦與有

厚幸焉故喜而銘諸石云田之入時萬曆四年五月也田畝租額佃丁稅差詳列於碑晉江李士振記

方萬二公從祀鄉賢記

邑令 胡東陽

隆慶壬申秋余奉簡命視篆茲土謁廟既問邑之父老有先賢可師法者悉以啟予皆曰呆齋萬公雁里方公出處大節軒軒自異爲一邑偉人流聲至今不磨余深識之及閱舊牒巡按江西監察御史任公提督學校副史邵公下其議有德行足傳者應崇祀鄉賢以勵風俗時瑞州少府李東石公署縣事語學博微郡吳君邑進士南吾潘君舉可從祀者以副盛典通學生員張機吳宗周潘策等以原任浙江叅政萬廷彩及浙江僉事方孟縉二公應舉白學司李君吳君何君上其狀余適蒞任覆核二公行實如所議以請未及行比萬曆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五十六

甲戌春余方以入覲還適屯鹽水利署督學僉事祥符周公觀風武甯謁學宮詢知鄉賢僅有宋代葉公顛言葉公黜葉公履和周公友賢四公與祀喟然曰國朝培養人士二百餘年甯無應祀者乎本學師生乃以二公聞公欣然應之遂定其議以六月十七日置主入祠崇祀祀畢方公嗣子舉人方繼懋暨庠生潘大謀萬曰贊等謁予索文以誌之余念古人有不朽者三得其一亦足以自存名實相乘不可誣也若二公者事母以孝聞居官以廉名無愧於德矣當議郊廟大禮萬公守正不阿而方公決大獄雖張氏貴戚卒正以法其功赫赫然在天下又所著作呆齋有耻錄雁里有殘稿皆一代各言其足不朽者又何讓於古人以之崇祀學宮血食千百載豈倖也哉余沐二公之風襲其餘馨又際盛典與觀厥成

得以列名於末私爲慶幸且嘉方萬二氏之有後也因弗獲
辭以誌盛事於不朽云西蜀胡東陽記

知縣盛文郁公祀名宦記

編列 顧應禎

盛公文郁字從周浙江錢塘人也洪武初以進士來令武甯
愛其山水遂家焉癸酉余以使事至甯甯令胡公東陽率盛
氏子姓治牲觴肅衣冠再拜奉文郁公入祀名宦余諭諸衆
曰古祭法有五以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
能捍大患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盛公有一於茲乎甯人曰國
初邑遭兵燹百事廢止民之無依如魚失水公銳意更張不
遑寢處修其荒陌新其故宇殘餘喘息憇此樾陰瘡痍旣起
風物駸駸我祖我宗食德至深微公之力何以至今甯士曰
國初人罹厯濛忘其所履士亦狡獪關於書史公創立學校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 記

三

五百四十三

震動羣英如風噓草葉發芽萌沐浴浸潤揮琴而泊波及吾
儕乃君之賜其子姓曰吾祖遺孫多文爲富牙籤鄴架燦然
星宿匪智匪愚罔敢馳驟以侍几杖手澤之授胡公曰盛尹
之政冠矩魯規我繼其後追從有虧予聞而嘆曰公去今二
百餘年其賢親樂利衣被後人若此所謂沒世不忘者於是
乎在其於祭法又何忝焉吾故樂得而記之時萬曆癸酉九
月十五日大尹胡公東陽少尹沈繼才學博李廷貢吳時言
劉允璋同立石於祠晉江顧應禎記

按庠生吳宗周等合論文郁公當入祀名宦呈於學司左
峯李廷貢少嶽吳時言曠齋劉允璋三公詳覈覆結於諸
生張機等僉曰賢遂牒移縣尹胡公東陽請於督學郡司
都督兩院當事並以上聞制曰可乃入祀名宦以萬曆元

年九月立石於祠云

懸官題名記

胡東陽

題名記者何記官之名氏也我明稽古設官邑有令有丞有簿有尉凡以爲民也居官任職者思朝廷所以設官之意俾民愛之如父母則秩無崇卑任無久暫唯其無憾於職守而止不然豈其使漫然肆於民上以尸位苟祿已哉邑建於唐舊未有記元以前湮沒無徵不復識已明興自但元行以下五十二人余悉記勒之堂左序其鄉籍紀其官階使後之覽者得以指而議之曰某也廉某也貪某也民之慈父某也邑之鷹鷂直道昭於久遠法戒貽於嗣續凡莅茲土者觸目警心監今視昔得不悚然自惕乎夫人聞譽則嘉詈之以惡則怒其性然也而况一令以上受爵於君食祿於民其忍恣淫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十三

自卽匪彝而不係民以久遠之思哉余與若僚日晝在覽亦庸無惕其鯨曠云

遊魯溪洞記

余長祚邑人

自予修江別業西北去五十里而遙爲魯溪洞吾邑東行抵洞亦如之余慕其奇且久昨年約汪生輩遊以他故不果今仲秋十之九日汪生至自邑與孫生暨余兄姪數人宿草堂質明驟雨旰而霽遂渡巾口陟青牛峽踰紫鹿嶺熱甚時已下春酣豐樂寺寺僧不足與語乃取汪生所攜酒脯各淨數白就枕夜盡起視白雲冠山且行且雨未幾可十里許亂石扼山吭若虎豹蹲踞狀甚瑰異紆廻數百步溪流激峭石漚爲潭潭水澄碧其上草樹掩映逕孔窳窳徐步周視見洞之旁出者拔蘿躡而上多怪石稍前逕忽束迫之得大洞猶闕

門然睨其仄有竇不避水者多由此入下數磴廣可容數百人仰視石乳五色晃朗繪染弗及有泉自內出潺潺若琴笙右懸壁數丈猿接登之石色瑩徹恍然白玉堂危峰下臨側漏天日石之爲蓋者一爲棋者一稍左爲筍者二又上所不及尺許者亦二斜懸一洞石巨若龍首下瞰鮫宮殊攫人緣壁折而右石柱大數圍晶熒迷目尋舊逕下張炬溯流前數弓益闢石如鼓如鑄考之聲敵真者上有幢幡之屬纍纍倒懸爲狀不一右則峭壁仍許陟其巔殊廣石梁與外洞通俯窺無虛返而更前若委巷則有如白如盎如孟注水高下鱗次者數十相傳爲石塘與田云復入數武爲龍湫前有洞高不逾尋深黝莫辨泉響益厲或曰直通楚漢也予與汪生慨然欲往而同行者以炬盡尼之乃循前道出旣出汪生視所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五九

城東禮林記

邑人余學優

延恩門之東郭有林曰禮林其初爲廢洲萬厯間周公道昌尹武甯審視形勢調東郊虛曠當得叢林翼蔽以彌其缺迺令民植禮樹萬株而邑人汪姓捐秋地數十畝以益之地廣而栽植益盛蔚然青葱雲柯交翳環拱周衛爲一邑之勝余嘗徜徉其下與友人席坐綠陰清風飄逸水聲潺湲夕陽斜映城郭參差追思古人舞雩之遊隱然在目因嘆是林之成

不獨固形輔勢亦足以游衍心目舒洩懷抱也故記

重修武甯城記

陳九疇

武甯邑城代有興廢御民者無久甯永逸之思故其城易圮
迄茲復隍崩隕靡有完繕胡侯爲令數年干城保障賴以無
虞而地利人和宜兼重焉兵憲王公豫吾鎮巡是邑惟深計
而預防之大造於甯侯於是得俞其請乃白守道廬公郡守
周公以上達於都臺楊公均慨然有爲國爲民之意於是相
高下揣厚薄似雉堞量工費計田產而均力輸上令以致之
民民懽然聽命夙夜經營是掇是築卑者使高隘者使廣新
四門而易其名東賓賜今日迎恩南嚮明今日宣和西慶豐
今日映暉北拱辰今日拱極西南東南又附二門以通民便
雉墉樓櫓駢峙壯飭巍然截然屹屹有伉經始秋仲季初訖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二十九

工費金數百四旬而畢民自輸力募工公帑無與焉工闋僉
爲之歌曰八月其獲城是用亟寇攘之故匪舍我稽明哲我
侯我民安息又歌曰八月其獲孰勤我民蠢茲寇攘震於其
鄰城是用亟我侯好仁是城也董之官而官不罷費輸之民
而民不告病外有所嚴而莫侵內有所恃而載甯一舉而上
下之心得焉余幸司鐸茲土得稔其事不可以無記侯名東
陽號甯江四川建昌衛人

城南浮橋記

學諭許宏基

武甯縣南有修江環焉越江而陸壤接奉靖上而使君之轍
跡下而編氓之貿遷與夫轉輸傳命者擔簦躡屩者荷畚負
耒者絡繹往來其中蓋要津也曩雖設有官渡以舟之一而
渡人之萬頗艱於濟或轉求於私渡又多牽制屯滯時復不

便有義民張溥者生而豪爽性好施與乃捐金造四舟以利民涉蓋十年於茲矣猶以勢難盡濟計非永久又商其兄泊相與爲浮橋之度江橫亘九十餘丈於兩岬各砌石堤建舟七十餘艘其上列木爲梁旁繫鐵纜定之以錘維之以纜鳩工飭材費計千緡上不累官帑下不需私助悉傾其家之所_{有而爲之畧無難色}工始於萬曆十二年迄今二十年之冬告成遐邇行人履若坦途署篆宋公請於撫軍邊公巡按陳公定議歲修以爲不朽計邑士夫咸多之以其成於一人一家之力不可無記予一言以表之予謂素封之家擁厚貲勞筋骨區區爲子孫計卒歸於盡若溥者不惜所有以利人其胸中空洞豁達有足風世者故爲之敘其顛末以示後人云粵東許宏基記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七

五百四十六

重置學田記

家宰 蔡國珍 奉新人

學田之設以贍文費以勵士氣師生講會揖讓儀文庖廡有給膏火有資養其廉隅固其術業而士風不汙典至重也豫甯先年縣令胡東陽首政急士勸諭良民以腴田及桑棗園惠學其弓畝有數勒諸碑記後爲猾佃侵據漸且默誘當事輕市得價五十八兩六錢存庫所存腴者唯水口十四畝六分而已又爲縣禮胥乾沒空存其名萬曆三十年縣令李任茲將學存縣銀二十四兩買萬建亢水田一十二畝而乾沒如故適施大夫署縣事謁廟進諸士而詢之得其故喟然曰此豈可爲訓者迺與學博魏君劉君計之以存庫學銀二十五兩七錢及學中缺官缺廩銀四十兩九錢又縣存二十五兩益買腴田贍學凡若干畝不假縣書悉歸於學而學田之

制始大復焉噫嘻天下風氣之壞始於士習不振自其爲諸生時無講學之風家自爲塾各謀所欲司土者漠然不爲養士計而一二廣文困於苜蓿無以自振學宮講堂有終歲不一至者顧安所得人才之盛如往古焉今豫甯之學有田以相贍而諸生肄業其中一心肅志得以講明古人爲己之學處爲正士出爲名臣以儲國家大用皆大夫力也大夫之有造於甯豈不遠且大哉大夫姓施名大經別號玉屏由鄉貢進士擢瑞州府通判蘇郡名家裔也奉新蔡國珍記

龍鎮橋記

太僕熊化清江人

武甯豫西巖邑壁峯天聳峭谷雲迴中每泉瀑迸瀉溪澗支流匯入河瀆乃衢當四達橫絕一水扼肩轂之衝者莫踰龍石港蓋源出武陵巔際汨汨勢若飢建直趨陽坑遞孫家港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五十七

靖公岷練碧潭潺湲蜿蜒至此凡四十餘里始注修江其前之岫壑奔流出於此束後之江濤闌漲入於此受吐納交關隱隱天塹又當吳楚必借之津春夏霖潦浩漫無垠若望洋然盧氏環處其間大田中潢下莊世稱望族守溪諸公尤族之望乃倡族而起鳩材爨石跨兩渚而峙之橋曰龍鎮守溪偕某公夙有投分之雅因假予以紀其成夫橋有以繫龍稱者爲誌仙馭今以龍鎮稱其有刻犀沉馬之意使淵樓湫處者永不爲患嗟乎龍之爲靈昭昭也盧氏一門能以其獨力奠千百年永賴之基通車輿之已窮佐舟楫之不及登人於彼岍吉祥善事天祐之矣龍亦永鎮斯橋而靈且變幻不測文而吐龍駒之藻武而奮龍驤之奇力而耕諸原營而逐諸塗者靡不驪珠在握也報施甯有旣哉是役也守溪公偕某

公翹然首事其他捐資力而襄厥美者例得並書時天啟乙丑歲也清江熊化撰

知州萬公崇祀鄉賢記

盛宗齡 邑人

聖人之徒類皆瓌偉不羣以步趨聖人杖屨而沒亦與大聖人共其俎豆余低回千餘載下每悵然於繼美之難其人也然自漢唐來有志聖學者皆得附祀而一州一邑又各舉其賢而分祀之亦必人無間言然後得與雖名位赫然耳目而特不可矯誣於鄉以廁於聖人之門其所繫蓋亦甚重矣哉余鄉刺史萬公以明經魁北闈始仕東流存活饑民考功最著旋授粵陽江地產沃衍而民易與爲非公尊詩書以陶之積禮義以薰之又爲之相度經營以振其屈蠖怒蛙之氣至今廟食不衰又遷鄖西當橫璫採推欲探錫穴抉其藏民惴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三

五百十七

端鼠竄公堅力御之耶獨無瑞禍而民得以安其生及守定番厥俗烏語卉服動輒爲梗公上馭邊十策區畫周密以制其命恩威相濟南海稱治而公且乞休矣公厯官務體要平易近人不事苛細斤斤焉惟恐以秋毫爲民累者所至皆有殊聲旣卒而思慕傳誦不已於是鄉之父老子弟鳴於督學何公謂宜崇祀議僉同置主入祠而余適司鐸栢蒼每於奉祀先賢襲其流風深有感於萬刺史之賢也公雖不及遊聖人之門而奮然百世之下出其所有以及於人使人沒世不忘如公者真可以無愧於鄉矣萬公諱曰軾中萬厯壬午順天鄉試厯知東流陽江鄖西遷定番州牧明崇禎庚午冬月邑人盛宗齡記

遷復櫺星門記

盛宗齡

武甯遷復學宮諸生首請於按臺劉公下其議邑侯冠公始
亟遷之署縣姚公至遂慨然續其任又捐百餘金購櫺星門
故基適兵臺謝公涖視今學講堂進諸弟子而課焉檄郡帑
取俸金爲庀材權輿署縣公愈嘉惠無已乃申請於撫臺解
公按臺林公督學使陸公諸大夫力襄厥成而不駟爲非常
之任雖廟廡堂齋先後次第舉而櫺星門地爲學者所必由
則將入以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蓋吾庠遷復第一義也
署縣公不以越樽俎藉口而力於學校若謀所欲唯恐一日
不就緒此其意果何可多得予嘗考國朝典故邑長吏類皆
以愛民興學爲首務而督運不與焉乃今日則又以督運爲
長吏殿最少無以應度支徵發將兢兢救過不暇卽欲與師
生治俎豆之事其何能爲而公顧裕如也公攝符來甯卧治
數月人皆樂爲輸將宜居上考而於國初之所爲首務者尤
汲汲然任人之所未暇任以稱上德意則公豈錢穀簿書所
能囿者乎因而記之以勸來者盛宗齡記

遷復城隍廟記

盛宗齡

武甯城隍廟舊在縣治西學宮舊在縣治東成化甲午遷學
於延恩寺故址主正德庚辰邑侯黃徙隍廟於舊學而以其
地爲學宮迄今上丙子亦旣歷年百有十七矣會邑侯冠公
以輯瑞行弗遑拮据觀察經歷姚公存仁奉命攝茲土遂慨
然爲己任曰凡涖邑者惟士與民是賴士與民又唯神聖之
赫濯是憑倘弛其任而不爲之所將焉用綰銅墨爲也甯下
車卽捐俸治學宮又以其餘修復隍祠丁丑夏輪奐一新民
之託宇下者謀鐫諸石以志不謬而擇言於予夫隍祠之神

其尊視大令其禔福斯民也明威亦視大令之賢天下郡縣皆得禮祀而尊崇之由來舊矣予獨謂人之於神其道遠其理幽是非予奪渺茫難憑而守令之賢否耳目最近士與民所欲所惡雖聽命於令而政之所出有關係人心者皆得指其利病以爲向背此又非令之所能爲力也今公一代庖令乃能傾其所有以與吾邑更始不屑屑錐刀有賢豪長者風以視夫專祿位出入自恣置士民若秦越對神明而汗顏者果何如耶公署邑纔數月百廢具舉每欲謝事士民輒扳卧不欲去其足以厭人心者大有所在而隍祠之復蓋一端也因從羣請而爲之記時崇禎十年丁丑六月之吉邑人盛宗齡記

修王夫人廟記

盛宗齡

武甯縣志

卷三十

藝文記

四

五百三十七

洪武二年夫人隨子名宦公治武甯時值草創庶績用又人服名宦公之德而夫人之母儀懋著夫人生於杭卒於武甯武之縣陰精靈赫赫當事者聞於上遂俎豆於衙署之左正德辛未靖安賊據上嶺華林賊破瑞郡戎馬迫近孤城岌然夫人夢謂邑宰曰吾甯汝無恙其後府尹李承勳討賊見空中有兵護戰殺傷甚衆賊遂平而夫人之精英益顯夫人廟往雖迭新而不甚式廓姑蘇徐公鳴時以崇禎丁丑來令爲政舉大綱其有益於吾邑者無不次第聿新以保聚斯民而尤嚴事夫人至戊寅夏遂捐貲鼎剏視昔大有加焉廟之興也甯唯是慰夫人於在天而薦其馨香以昭民力之普存俾不委諸草莽則侯之嘉伐夫人實默鑒之能不告之以祥瑞而大其美哉矧夫人以相帥撫公丕績得封崇階又能陰

庇其良神靈顯燦至軍國大難悉憑其威德以輯甯之其於
祭法罔有不符者侯之爲夫人飾棖楠光几筵也其亦爲民
而事神也乎十世孫盛宗齎謹識

武甯縣志

卷三

藝文

記

四